

夷白齋藁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夷白齋藻卷之二十三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記

雪屋記

顧君進道寓書笠澤之上而謂予曰吾幸以太平之民獲於畊釣之餘從事某丘某水之樂而其所謂水竹禽魚凡以資耳目之玩者子嘗執筆而賦之矣今吾即所居東偏闢室曰雪屋采梁不斷尚樸也丹牖不施尚質也覆而為宇環而為堵疏而為牖密而為奧皆飾以堊者尚素也入吾屋者晃然如積雪之爛於目焉目以為名者尚白也然未有為之記者敢復以煩執事者可乎夫雪之時義亦遠矣詩詠之春秋書之風人賦之慮無

不極其旨而予也又何以加焉願惟進道實吳鉅族環溪而居
甲第相望故家喬木之下孰不以華靡事歸之而其寒暑昏旦
所持以為藏脩游息者曾不以雕斲丹牒為美而上棟下宇專
勝於桐軒藥砌綠陰翠雨之中者不過曰樸曰質曰素曰白而
已至比物興諭又獨有取於玄冬之雪吁何所尚與人異哉况
鳴玉紆朱乘堅策駿上可以狎聲勢於王公下可以振光耀於
閭黨進道皆不屑為之而退焉一室偃蹇肥遯章甫逢掖之與
俱雅曲素琴之是適其貞風靖操殆將蟬蛻溷濁而興詩之所
詠春秋之所書風人之所賦者歸潔於歲寒而後已其視同流
合汙撲漱澆忍而不知反其初服者若將晚焉又詎可以同時
而語哉此其所謂雪屋庶幾進道之志也吾聞有道者之端居
也無所待於外而虛室生白焉進道蓋嘗與有道者游尚何以

予言為我請以是為記

愛日堂記

松陵於和仲躬畊以養其父母予友錢君伯行題其所居曰愛日堂且徵予文以記之昔者揚雄氏有言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義我乎何其言之不詭於聖人也夫天下孰有親於父母而戚於人子者乎然父母之年有喜有懼而人子之心則有幸有不幸焉故曾子之善養志者能知其不可復者而先施也季路之興感於風木者欲致養而親不待也與其富貴而不待孰若貧賤而先施此孝子之心所以不能自己也蓋往而復來者日也衰而不可復盛者人也往而復來者無紀極衰而不可復盛者猶湏臾知此則百歲之中無非可愛之日一日之內無非致愛之時是心也

夫人有之聖人獨先得其所同然耳彼具聖人所同然之心而弗知踐焉不有其身者也不有其身者自暴自棄者也今既不甘於自暴亦不安於自棄而又遭世承平安居畎畝出不驅馳於王事入遂承顏於朝夕上棟下宇俯仰具慶而溫清黽澣之職無慊焉昔之仁人孝子克全斯樂者蓋鮮矣和仲抑何其幸歟然天下之幸不可以久居人子之心不可以不懼知懼然後知愛知愛然後知不足此楊雄氏所以善原聖人之心而錢君又善私淑楊氏而錫類於和仲也吾聞顏淵之孝精於猗頓含菽縕絮美於紆朱懷金和仲其尚勉哉至正十年夏五月戊午

崑山州重建城隍廟記

江南既入職方而崑山寔吳壯邑元貞初縣陞為州皇慶中徙治太倉而城隍之神寓祠於興德廟延祐丙辰夏旱判官馬祥

禱雨輒應乃改祠于海寧寺經藏殿泰定甲子達魯花赤道僧
寶始建廟然亦草創而已至正丁丑史侯元章來為是州首恤
民隱均賦役嚴教條晷月之間威肅惠鬯凡前政號為難理者
侯皆優為之而崑山之治遂為江南州牧稱首於是大新孔子
廟脩州治增初常平際留之倉皆不勞而事集乃相神宇爰圖
改作而州人顧瑛以故衣冠家畊隱界溪之陽人以長者稱之
聞侯之意則欣然以廟事為己任蓋前十年時瑛嘗夢與神接
神語若曰歲在攝提龍御於斗必有良牧式康式阜吾宮當大
汝其左右汝尚識旗及是適符所夢然則廢興之故神者固已
定之久矣先是州治之前無正路侯至始除地為平橋以通車
馬之往來而廟故在州之東南地既湫隘制亦簡陋乃更擇地
西南卜日以遷焉度材庀工經始於至正十年 月 落成

於月

前為正殿後為神寢棟宇穹如門廡翼如昔所未
備今皆完美神明之居於斯為稱掩為屋若干楹而所費一出
於瑛焉州人士因爭持牲酒來享且曰吾州非惟生齒之衆貢
賦之夥甲於郡而地瀕大海風檣浪舶出沒島夷卉服之境朝
藪而夕至蓋要害之地也今天幸惠賢侯既飾署居以衛我復
興學校以教我蓄義粟以活我吾方恃侯以為金城湯池而侯
顧以金湯之固神而明之式佑民社垂休無窮鄉之善士又能
聞義而起趨事如歸是使吾父兄子弟世々依神以徼福者皆
侯之賜也乃相與伐石來求文以為記予聞城隍之神肇自吳
越其來久矣崑山由縣陞州且徙治要害地神之為祠宜不可
緩然上下數十年而始大於今豈所謂廢興之故神者定之已
久而史侯之賢不獨生民是依而神者亦從有賴乎史侯為州

設施次第要為審所重輕者然廟為攷最鉅而瑛也獨奮不煩
有司而成之速工之羨若此蓋上以善勸下以善應上感孚
之理固自有不可遏也史侯善政可書者不一其不繫於廟者
茲得以略云是歲庚寅月

記

虛齋記

有為黃老之學曰虛齋者莫知其為何許人也或見而難之者
曰夫積氣為天風而霜露寒暑皆天也積塊為地山川丘陵草
木皆地也人具百骸九竅以屈伸呼吸乎兩間殆與積塊者同
類耳果何獨以為虛乎虛齋曰嘻若何言之悖乎夫人圓形於
兩間固無異於山川丘陵草木也其所以屈焉伸焉呼焉吸焉
於其中而能与造物者起鴻濛混希夷游於太無之家而周流
於風雨霜露寒暑之表者蓋必有神而明之者矣神而明之者

何虛以待物者也故曰唯道集虛此吾所以齋其心乎此吾所以一厥志聽止於耳心止於符乎此吾所以虛室生白其猶日月星宿之有光耀於積氣之中者乎是道也顏氏之子得於仲尼者也莊周氏所以浮游乎人間世者也若何言之悖乎客唯而退虛齋子亦儻焉不知其所在或云匡廬道士有曰于太虛者世傳以為異時將家子好俠任氣有口辯能文章於書無所不讀自以為才高不為世用遂著道士服為黃冠師往來吳越最為玉山隱君所知吁此豈即其人非耶予聞其言之合於道也故錄以記

思順堂記

吳郡袁氏居長洲之蛟龍浦者世為衣冠之族與吾友者曰可立實能以勤儉好學自振先人之廬志以讓其昆弟而自卜築

吳江之同里奉母氏居焉既名其堂曰思順又屬予發其義以
記之昔者聖人繫易至大有之上九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也蓋上九處大有之極而能下從六五君子象之則克以盈
滿為戒謙退自將況天之所助恒在於崇善而崇善之至又莫
大於尚賢乎且君子居大有之時固當用其剴明之德出時過
惡揚善代天工養庶類然非大車以載如九二公用享於天子
如九三匪其彭如九四厥孚交如如六五則不若初九之無交
害上九之自天祐也今可立以頴拔之姿駿發之氣使其明目
張膽高視闊步如名駒利器得以折衝馳騁於大有為之世則
其材足以任重忠足以守節謙足以制盛孚足以交上下昔人
所以駕輕車就熟路遇盤根錯節而鋒不少剴者非若人之徒

歟乃今遠去江湖卜居清曠蓄書教千卷樂與賢大夫士攷論
前言往行以養親教子為務察其心之所思殆將仰獲助於天
跡其身之所履又將俯獲助於人斯堂也蓋所謂固忠厚以為
基闢仁義為戶樹禮讓以為墉廣孝敬以為奧守之以恭儉恃
之以悠久而積善之慶庶幾日與父子兄弟夫婦
婦周旋於壺闔之中而天者且弗能以奪之而況於人乎然有
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今可立既克以大有而作室其子
復知以謙為肯構則思順之澤如水之有源其來也孰得而禦
之乎詩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是為
記

夷白齋藁卷之二十四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記

春暉樓記

吳郡崑山之界溪有園池曰玉山佳處隱君子碩仲英甫之別業也山之西為草堂堂之北為春草池跨池為屋以藏法書名畫如昔人之舫齋者舫上構重屋曰春暉樓與所謂湖光山色者相值仲英曰率其子若孫為壽於其親畢輒與賓客者沉吟六義為詩以適登臨之趣嘗誦唐貞曜先生孟郊氏游子吟而有感焉既以春暉名樓且徵予文以為記嗟乎世之難遇者太平人之至樂者具慶故風人之歎恒不足於所遭而天下之情

莫不願於逮養彼重堂層軒迴廊複館與夫珍禽異卉世之好事者皆可以力致至於俛仰四世具慶一門行無羈旅之思居有園池之勝盡天下逮養之樂無風人不足之歎此蓋非人之所能必者雖萬乘之卿相不可強而致也然則太平之士如仲瑛者亦可謂樂其心不違其志矣而登臨客與碩猶有感於春暉豈所謂愛日之心自知不足者乎然是樓也廣不四楹高不十仞近則緡阜之坡陀馬輦之茵岬遠則海虞之綿延揚城之鉅浸與夫洞庭陽山朝光暮景出沒變化凡為其賓客者皆執筆而賦之矣余獨推本名樓之義而為之記云至正十年十一月甲子也

佩韋齋記

吳興郊九成氏以瓌璋博辯游公卿間而其為詩清峻粹密有

作者之遺音焉嘗自以狃急思所以懲艾而庶幾夫書紳之義者其要莫如緩乃即所居闢室為齋曰佩韋蓋尚志西門氏范萊蕪之所以垂休千載者也以予辱有一日之雅俾為文以記之余聞之目短於自見故觀面者必以鏡智短於自知故正己必以道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固無不善也然古之君子必佩玉器物必有銘亦以氣稟之或拘而所以謹其非辟之入者必託物以為儆也然則西門氏之於佩韋其猶正鬚髮者之於鏡乎抑柔不如剛不吐仲山甫之見稱於尹吉甫而寬猛相濟孔子之所以善鄭子產者也君子亦中庸而已特遠云乎哉况思無邪者詩之善經也溫柔敦厚詩之善教也九成蓋嘗優柔詠歎而有得夫六義之旨宜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無適而不得性情之正而託物為鑑顧猶有待於韋則其所以窮、乎擇地而

趨而敬以為興恂、乎捫舌之規而禮以為樞其於言行悔尤
何如哉嗚呼西門氏之為莫欺范菜蕪之貞節絕俗固百世之
賢大夫君子也前志有之以長續短以有餘補不足九成以之
因書以為佩韋齋記

存存齋記

沈君仲說隱居於吳會畊學於笠澤廬於陳公之原而皆名其
室曰存存齋蓋取易大傳之語而陳公原之廬樸而不陋簡而
有容薨不加雕掾不加斲而室之制具焉蓋沈氏世有詩書之
澤而其先隴所在土厚水深松柏蒼蔚斯齋也在墓之左環以
流水繚以林薄遙岑綠野星拱繡錯而歲時霜露之感油然而
寒泉風木間仲說曰子盍為吾記之蓋余辱以賓友之末嘗執
卮酒為祖夫人壽及夫人年終九表仲說持承重之喪於此又

嘗即其處而吊焉俯仰生事死葬之際敬養至而哀禮盡仲說所以培其本而濬其源者非一日矣且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讀易之辭釋之者曰知禮存性而道義出蓋學以知之知也孝以履之禮也性由此存道由此出而行之皆適於宜吾槩於仲說事親之始終見之則於斯齋也可無言乎噫以簡樸之室廬居深厚之水土仲說所以永孝思也以存之聖謨承詩書之世澤仲說所以垂後昆也後之人第毋以華易撲以繁易簡則沈氏之興未艾矣是為記至正十一年秋七月癸酉

靜遠齋記

吳郡于正夫少喜醫方術其壯也遂以醫名家搢紳大夫樂其慎於術也題其居曰靜遠齋人曰以靜遠稱之成都府判官浮光王李野甫由其先公叅政賜第於吳因家吳中尤折節与正